



严歌苓携新作《舞男》亮相并谈影视与文学的关系——

## 因为电影书才卖得好,这很可悲



旅居海外的著名女作家严歌苓每次出新书都会引起关注,近日,她回到国内携最新作品《舞男》为读者签售。严歌苓的艺术之旅是从红舞鞋开始的,文学和舞蹈成了她生命的两个部分,她的小说主人公有许多都是舞者。她透露,《舞男》最早是她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她把这个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有意思的是,为了此番写作,严歌苓还特别去百乐门等舞厅体验生活。

**写作过程:从启迪到完成持续近10年**

严歌苓告诉记者,《舞男》是一个令她自己比较满意的小说,其创作过程,从启迪到完成持续了近10年,这本作品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思考,也有社会的思考,“我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看看他们会如何自处。”

小说描写了上海滩舞场里

的一个舞先生杨东,在陪舞的生涯中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白领蓓蓓,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的一对男女,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而贫富和阶层的巨大差异,时时在撕裂着情欲。小说中还穿插了一个上海老克勒石乃瑛的老灵魂叙述,是作家精心安排的复线叙述,既作为男女情感世界的参照系,又烘托出摇曳多姿的上海味道。

**市场观察:因电影书才卖得好很可悲**

问及这本新书和以往的书比起来,最大不同点是什么?严歌苓表示,“最大不同点是我的参与,过去总认为我是一个中国社会的旁观者、一个侧目而视的人,现在我觉得对中国社会参与已经越来越多,可以说比前几年写中国本土的故事要自信得多。因为每隔两个月都要回来一次,因此在写作的时候,

非常有激情,非常饱满,感觉到自己牢牢地把控着这个故事、人物、氛围。”她自评说,这本新作是这几年写当代生活当中最有自信的、最有把握的一部小说。

现在影视资本很疯狂地追逐文学,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严歌苓强调,“仅仅是因为有了电影,书才会卖得好,没有电影,好文学都活不了,还得找这么一个寄居体来活,这本身来讲,让我感到悲哀和愤怒。现在大家一听谁的小说被某某导演买去了,大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看的小说,证明我们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影视改编:很想和姜文导演合作**

谈到想要合作的导演有哪位?严歌苓表示,“我想要合作的导演有很多,甚至很年轻的一些导演,我都觉得应该合作。”但她觉得,很多时候经济因素决定一部电影被谁做,由谁来导。因为投资公司总是要大咖、大导演、大明星,没有大导演招不来大明星,大明星又不跟一般的小导演合作。她说,自己很想跟姜文导演合作,“我一直很想和姜文导演合作,我们也是好朋友,常常也谈到这些问题。”除了姜文,严歌苓说,还有想和娄烨、贾樟柯合作,“他们是纯粹的,比较小众,但是让我感觉到他们对电影艺术的追求,那样一种非常严格的审美观和情感表达方式,我觉得特别难得。”

说起心目中的舞男,严歌苓说,这个扮演者必须拥有很好的舞技。

(据《扬子晚报》)

### 滋味书架

#### 《鹿苑长春》

作者:玛·金·罗琳斯  
版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老人的童年回忆总是很迷人——如果能被讲好。这本曾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作品便是根据一位美国佛罗里达地区老人的童年回忆改编,讲述了南北战争后垦荒区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但它里面写到的动物比人多。



#### 《阿兰的童年》

作者:埃曼努埃尔·吉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这是一部根据退休老兵阿兰的口述、用水墨画的方式绘制的又一本纪实类作品。这次,阿兰不是老兵,是个孩子。他的父母是怎样的人,二战时期的美国普通家庭



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悬念全由一个孩子的视角讲出。阿兰像个“超忆症”患者,讲的是现实,语言又有诗意。

张炜谈新作《独药师》——

## 最贴近历史原貌和现实的虚构作品

自《你在高原》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睽违五年,张炜的第20部长篇小说《独药师》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迥异于张炜之前的作品,这部《独药师》的故事更具传奇性。

《独药师》讲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山东半岛地区养生世家的传奇故事和在时代变局中面临的挑战,侧面记写了清末民初胶东半岛上的一段革命史,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历史潮流的浩荡大势,同时还写出了“五四”前夕这一剧变时期,宗教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冲突与交融。

或许是得益于长期对养生的密切关注,1956年出生的张炜被调侃为“颜值与才华都在线”的“冻龄”作家。声音温和和



缓、不疾不徐,淡然里亦有张力,张炜谈起作品的姿态像极了笔下的养生方士在练习“吐纳”:气息周流,无形无迹。

这份定力同样表现在他的创作准备中,张炜给自己立了

个规矩,一部长篇小说,在心里埋藏少于15年,是不要写的。《独药师》即是张炜根据三十多年前在档案馆工作时意外发现的一箱珍贵史料而成。

(据新华网)

#### 《电灯光》

作者:谢默斯·希尼  
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

《电灯光》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的第11部诗歌作品。译者杨铁军的译后记中写道,“希尼的诗始终沉在爱尔兰的低地沼泽里,粗粝,绝对没有丝毫的油滑,也没有平静生活容易导致的自我满足,即使在后期的诗作中也保持并发展了一贯的强力风格,有老年的明悟,却没有老年的妥协”。

(综合)

